

论晚期风格

——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阎嘉 译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论晚期风格

——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阎嘉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美) 萨义德著；
阎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6
(萨义德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3113-6

I. ①论… II. ①萨…②阎… III. ①音乐—艺术评论—世界
②文学评论—世界 IV. J605.1 I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159 号

责任编辑 樊燕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6—742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前 言

当爱德华于2003年9月25日星期四早晨去世之时，他还处于写作这部著作的过程之中。

那一年的8月下旬，我们去了欧洲：先去了塞维利亚，爱德华在那里参加了“东西方会议”的讨论会，然后去葡萄牙看望朋友，他在那里病倒了。几天之后，我们回到了纽约，他在三个星期的高烧之后开始康复。他在星期五早晨感到身体恢复到了足以重新开始工作，三天以后疾病就占据了他的最后时刻。那天早晨我们吃早餐时他对我说：“今天我要为《人本主义与民主批评》（他已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即将出版）撰写致谢辞和序言。到星期天我要完成《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1]的导言。下个星期我要集中精力写作《晚期风格》，它将在12月份完成。”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如期完成。然而，爱德华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这部著作的大量资料，使我们得以完成它，并在他身后创造出一部有关他心里所想到的那种文本。

[1] 该书简体中文本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编注

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这一念头——作家的、音乐家的和其他艺术家的“晚期作品”、“晚期风格”、“阿多诺与晚期”等等——它已经成了爱德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某个时刻谈话的一部分。他开始对这种现象产生了兴趣，并且全神贯注于阅读有关它的著作。他与很多朋友和同事们讨论过这个话题，并且开始把一些晚期作品的例证写进他论述音乐与文学的很多文章中去。他甚至还撰写过专门论述一些作家和作曲家晚期作品的文章。他还发表过有关“晚期风格”的系列演讲，最初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然后是在其他地方，90 年代初期，他讲授了有关这个论题的一门课程。最后，他决定要撰写一本书，手里还有一份合同。

倘若没有一些热忱的人们与朋友们的帮助，这部著作将不可能问世。我的家人和我都十分感激他们为这种努力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首先要感谢爱德华的助手桑德拉·费伊，在收集有关本书的资料方面，他的帮助和贡献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要感谢爱德华的学生和从前的助手安德鲁·鲁宾，他保留着详细的、资料非常丰富的笔记，并且把我们引向了各种有价值的信息来源。还要感谢斯塔泰斯·古尔古里斯——他曾经长期与爱德华进行过有关晚期风格的讨论——感谢他付出了自己的宝贵时间，并且十分乐意让我们分享他的想法。感谢爱德华的编辑谢利·瓦格纳，我们将始终珍惜他的耐心和百折不挠，感谢怀利出版公司的萨拉·查尔方特和吉恩·奥乌，感谢爱德华的朋友和同事埃克·比尔格拉米，他们召集了几次与爱德华有关的研讨会，并且阅读了手稿——我们对他们全体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也要感谢接触过的很多朋友与从前的学生们，他们在时间和信息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帮

助。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如果没有我的家人和我最为衷心地永远感激的两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没有他们的爱心、慷慨和专门知识，本书将不会问世。一个人以他的智慧、建议和对资料的小心翼翼的解读，使我们得以让本书出版，他就是理查德·普瓦里耶，爱德华总把他的这位朋友说成是“美国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理查德从头到尾检查过本书的手稿。另一个人以其仔细的检索与热诚加工和编辑这部手稿，他就是我们亲密的朋友迈克尔·伍德。他不仅在编辑文章和安排资料方面做出了质量极高的努力，而且也把它们全部汇集在一起，没有使爱德华的见解遭受损失。

玛丽安·C. 萨义德

2005 年 4 月于纽约

导 论

塞缪尔·贝克特怀着无情的和难以理解的嘲讽写道：“死亡 XI 并不要求我们使每一天都空闲着，”^[1]这既使人想到死亡并没有做出安排，也使人想到我们幸好在忙碌之际就有可能死去。然而，死亡有时确实是在等待着我们，人们有可能深刻地意识到它在等待着。时间的特质因此改变了，就像光线中的变化一样，因为现存竟如此彻底地被其他时节所遮蔽：复苏了的或正在远去的过去，无可限量的新的未来，想象不到的超越时间的时间。伴随着这样的时刻，我们便抵达了对于晚期之特殊感受的各种境况，它们就是本书的主题所在。

很值得在“晚期”这个词语微妙地变化着的含义之上逗留一下，它的范围从未完成的约定，经过自然的循环，直到消失了的生命。“晚期”或许最为经常地意指“太晚”，比我们应当的还要

[1] 塞缪尔·贝克特《普鲁斯特》（伦敦：考尔德出版公司，1965），第17页。（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1906—1989]，爱尔兰作家，代表作有《等待戈多》等，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晚，意指不准时。但是，晚间、晚花期和晚秋，都是完全准时的——并不存在它们应当符合的另一种时钟或者日历。已经死去的人们肯定已经使他们自己超越了时间，可是，当我们说他们是“已故的”之时，潜藏在其中的是什么难以满足的时间上的渴望？晚期并没有指定一种与时间相关的单一关系，但它始终都会带来时间上的后果。它是记住时间的一种方式，无论是错过了的、适宜的时间，还是过去了的时间。

- XII 爱德华·萨义德在他为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一门著名课程的笔记中写道：“晚期作品与晚期风格”，“把年代学上的序列展开成了能够更好地随着时间去**观看、体验、把握和创造**的风景……阿多诺：作为目标的断裂的景象”（黑体字为萨义德所加）。笔记接着提到了几段普鲁斯特^[1]的作品与霍普金斯的三首诗。普鲁斯特的所有作品都出自于《追忆似水年华》的结尾，叙述者在结尾处受到了自己对于过去的可复原性的新洞见的魅惑，同时也对那些有可能给他留下的短暂岁月感到极度痛苦。他认为人是一个十字路口，时间是一种实体，正如萨义德的笔记所说，“是持续的特征”。就霍普金斯而言，萨义德想到了诗人十分热爱的正在变得暗淡的景色，想到了“冬天的世界”“由于某些景色……产生了我们的解释”，^[2]也许最重要的是，想到了沉睡和死亡的可怕图景，因为我们只可能逃脱急速的下降和心灵中的

[1]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作家，代表作有《追忆似水年华》等。——译注

[2] 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诗选》（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第108页。——原注。下文中未标明者均为原注。

可怕处境：

啊，心灵，心灵拥有重重高山；陡峭的悬崖
可怕，峻峭，无人能看穿。毫不费力地据有它们
也许是从未悬挂在那里的人。我们小小的漫长监禁
涉及到了陡峭或深渊。在这里！爬行，
不幸的人，在旋风舒适的侍候之下：一切
生死真的终结了，每一天都要随着沉睡死去。^[1]

有很多（我在描述“晚期作品与晚期风格”的过程中所援引的）关于“艺术家们”的例证，“他们的作品通过其风格的特征而表达了晚期”，而那些“特征”显然超越了把时间转变为空间。阿多诺^[2]的“断裂的景象”，成了晚期作品拒绝接受时间、设法表现死亡的诸多方式中唯一的一种，正如他所指出的，“像寓言那样，以一种折射的方式”。这种折射的角度对萨义德来说也很重要。“晚期风格”——这个词语是阿多诺创造的——不可能是变老或死亡的直接结果，因为风格并不是死亡的产物，而艺术作品并不具有会丧失的有机生命。但是，艺术家对死亡的探讨仍然会进入到作品之中，并且是以众多不同的方式；如萨义德所提到

[1] 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诗选》（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100页。

[2] 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学术著作有：《启蒙辩证法》、《新音乐哲学》、《美学理论》等。——译注

的，特有的形式是“不合时宜与反常”。他拥有评判这类艺术家的准绳，包括已经提及的那些艺术家，他们几乎全部都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本书之中：阿多诺本人，托马斯·曼，^[1]理查·施特劳斯，^[2]让·热内，^[3]朱塞佩·托马斯·迪·兰佩杜萨，^[4]C. P. 卡瓦菲。^[5]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出现在萨义德的生命接近终点前所发表的一些单篇文章中：欧里庇得斯，布里顿，^[6]甚至还有——至少是在一部歌剧里——莫扎特，在那些文章里，如我们在本书里读到的一样，一种与成熟截然不同的突如其来的晚期，产生了“一种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表现，完全超越了词语和情景”。

萨义德认为，这种类型的晚期，迥然不同于我们在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的晚期作品中所看到的那种非尘世的宁静。《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暴风雨》和《冬天的故事》本身都是晚期的，但它们都已经解决了自身与时间的抵牾。萨义德在本书的第一章里写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提供证据，以证明

[1]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1875—1955)，德国作家，代表作有《布登勃洛克一家》等，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2] 理查·施特劳斯 (Richard Strauss, 1864—1949)，德国作曲家，代表作有《唐璜》和《最后四首歌》等。——译注

[3] 让·热内 (Jean Genet, 1910—1986)，法国作家，代表作有《鲜花圣母》等。——译注

[4] 兰佩杜萨 (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 1896—1957)，意大利作家，代表作有《豹》等。——译注

[5] 卡瓦菲 (Constantine Cavafy, 1863—1933)，希腊诗人，现代希腊诗歌的创始人之一，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一生中大多数时候都居住在那里。——译注

[6] 布里顿 (Benjamin Britten, 1913—1976)，英国作曲家，代表作有《彼得·格蕾姆斯》等。——译注

正是晚期作品，才使在美学上努力的一生达到了圆满。伦勃朗和马蒂斯，巴赫和瓦格纳。但是，艺术上的晚期不是作为和谐与解决的晚期，而是作为不妥协、艰难和无法解决之矛盾的晚期吗？”像格伦·古尔德^[1]那样的艺术家的晚期，通过使自己脱离现场表演的世界而创造了自己的晚期形式，可以说，不妥协地直至身后，却依然十分活跃？

萨义德的很多成就要归功于阿多诺，他一再承认这一点。他在晚期的一次访谈里说过，他是“阿多诺的唯一真正的追随者”。（正是在与特拉维夫的《国土杂志》进行的同一次访谈中，他说他是“最后的犹太知识分子”。）^[2]他是在开玩笑，但这个玩笑与 XV 阿多诺拥有追随者的想法有关（或者说，萨义德追随他到了非常紧密的地步），而与这个榜样的重要性无关。还有，萨义德在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不同于这位忧郁的大师。他认为，他自己的这种晚期并不属于所论述到的那种晚期，而他认为阿多诺没有觉察到所有这一切艰难之中的“那个悲剧性的维度”。^[3]他还认为，阿多诺的“在总体上被掌控着的社会”虽然始终都是一种威胁，但并非处处都是一种现实。萨义德在《音乐之阐发》里写道：“快乐和隐私确实还存在着，”他以一种令人难忘的说法想

[1] 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 1932—1982），加拿大钢琴演奏家，代表作有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等。——译注

[2] 《权力、政治与文化：爱德华·W. 萨义德访谈录》，加布里·维斯瓦纳坦编（纽约：Pantheon, 2001），458 页。

[3] 《爱德华·萨义德访谈》，载《爱德华·萨义德读本》，穆斯塔法·巴尤米与安德鲁·鲁宾编（纽约：Vintage, 2000），427 页。文本中进一步援引的内容标注为“ESR”，紧接着为页码。

到了勃拉姆斯，认为他使人想起“他的音乐的音乐”——私密的音乐，它徘徊在对一切世俗艺术的政治与经济做出了各种考量之时。^[1]

晚期对萨义德来说是“放逐的一种形式”，正如他在本书里所认为的那样，但是，就连放逐也在某个地方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而“晚期风格是‘内在于’现存的，但却奇怪地‘远离了’现存”。萨义德评论说：“对阿多诺而言，晚期是超越可以接受和常规之物而依然存在的理念；此外，晚期还包括这一理念，即人们在实际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晚期。”这恰恰就是使我们处于时间之中的东西，哪怕是在我们似乎处于时间之外的时候，晚期还具有它十分有趣的和悲剧性的方面。例如，如人们在《玫瑰骑士》和《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里所看见和听见的，理查·施特劳斯的晚期风格肯定是“使人不安的”，但仅仅是因为它如此毅然决然地以另一种时间取代了无情的现存。“真的，这个世界在其摆脱了日常压力与烦恼方面，在其表面上无限的自我放纵、消遣和奢侈的能力方面，都是史前的：这也成了 20 世纪的晚期风格的一个特征。”

萨义德认为，“消遣娱乐”是抵抗的一种形式，这成了他的批判性想象之丰富性的一部分。他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消遣娱乐与快乐和隐私一样，并不要求与现状或占统治地位的政权进行和

[1] 爱德华·W. 萨义德《音乐之阐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1），xx, xxi, 93 页。文本中进一步援引的参阅内容标注为“ME”，紧接着为页码（本书中文简体本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编注）。

解，正是对自由的这种看法，把本书中所有的晚期的例证都统一了起来。个别例证的基调也许是悲剧性的、喜剧性的、讽刺性的、戏拟的和其他性质的，但在萨义德所使用的晚期这个词语的意义上属于晚期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不和解的。阿多诺提到过贝多芬拒绝“接受一种单一的不顺从的意象”，^[1]而这就是我们在萨义德有关音乐和世界的各种评论中一再听见的那个音符。“我在阿多诺那里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对张力、突显我称为不可调和性的东西并使之戏剧化的这种见解（ESR 437）。”他把其他人叫做线路图的东西叫做不可调和性，但与阿多诺不一样的是，他并不绝望，他也不接受文化上的或政治上的和局。实际上，音乐或中东方面的和解的梦想，经常都仅仅成了无法思考困境与差异的一种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思考不可能，和解无论如何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正如斯塔蒂斯·古尔古里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提醒我们的，萨义德坚持认为：“一切批评都是按照这一设想来假定和履行的，即它将拥有一种未来。”古尔古里斯接着说：“晚期风格正是这样一种形式，它挑衅现存的弱点并为过去所做的辩解，为的是要获得这种未来、安置它和表现它，即使是以现在看来使人迷惑的、不合时宜的或不可能的言辞与意象，姿态与呈现。”^[2]

有一些关于晚期风格的线索，在《音乐之阐发》里援引过阿

[1] 特奥多尔·W. 阿多诺《被异化了的杰作：〈庄严弥撒〉》，载《论音乐》，理查·莱珀特编（伯克利，洛杉矶与伦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2），580页。

[2] 斯塔蒂斯·古尔古里斯《爱德华·萨义德的晚期风格》，载《比较诗学杂志》（开罗），25（2005年7月）：168页。

多诺 1938 年论述贝多芬的文章，那是 1989 年在埃尔文的“韦勒克讲座”中提到的，于 1990 年发表，萨义德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开始继续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的课程。当他于 1993 年在伦敦进行了三场“诺斯科利夫勋爵讲座”之时，某些关键的理念和例证就已经完全成形了，那些讲座现在构成了本书第一、第二和第五章的基础。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两件事情。萨义德的母亲在 XVI 《音乐之阐发》出版之前去世了。他在那本书里告诉我们，他们“具有很多共同的音乐体验”，他接着说：“我比我所能表达的更加感到遗憾的是，尽管这本书有缺点，但她却没有活着读到它，没有活到告诉我她心里所想到的东西（ME Xi）。”对于了解这个家庭的一切人来说，这些话具有一种特殊的辛酸，因为萨义德夫人是一位非常善于表达、内心非常坚定的女人。在我的记忆里，无论她何时到纽约来居住——我们长期住在同一幢楼房里——母亲与儿子都很早起床，在别的人都起床之前，他们似乎总有好几次活跃的争论。接着，在 1991 年 9 月，作为一次常规医学检查的结果，萨义德发现自己患上了白血病。正如他好几次说到过的，这两个事件导致他撰写了论文集《格格不入》，它开始于 1994 年，出版于 1999 年。他说：“我认为，我在意识里从来都不惧怕死亡，虽然我很快就意识到了时间短促（ESR 419）。”

他有很多事情要做：教书，旅行，讲演，撰写论文集，写作所有那些著作，它们后来收集在《对流亡的反思》（1998）、《和平进程的终结》（2000）、《权力、政治与文化》^[1]（2001）、《平

[1] 该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编注

行与悖论》^[1]（2002）、《人本主义与民主批评》（2004）和《从奥斯陆到伊拉克以及路线图》（2004）。他似乎也始终在接电话，我有时认为他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私生活》里的那位作家的翻版，那位作家在社交中度过了自己一生中的那么多时光，以至他无法写出他明明在写的那些著作。所以，迟迟没有开始萨义德经常谈到的、计划好的、论述晚期风格的著作，确实不需要一种解释。

然而，我觉得，我无法相信他想完成这部书。或者毋宁说，他想要完成它，但要等到也许绝不会来临的某个时候。也许会有这部关于不合时宜的著作的某个时刻，但那个时刻始终都是：全然不是现在。完成这部著作太像是在书写人生的终结，要结束那 XVII
个关于自我发展的漫长的篇章，它开始于萨义德的著作《开始：意图与方法》或者更早，开始于他论述康拉德的著作——与起源截然不同的是，有关开端的全部要义在于：它们是被选择的。我一直认为，萨义德对理查·施特劳斯的晚期作品的再现是“彻底的、优美的、精心阐述的”，是那种“其快乐和发现被允许放射出来的音乐（ME 105）”。这些话早在1991年9月的诊断之前就写下了，但萨义德在那时对于晚期风格或其他问题的兴趣，绝不仅仅是自传式的。对他自己的死亡的各种想法，加深了他对于晚期风格问题的依恋；但它们却并没有激发起这种依恋。但是，我确实相信，这些想法成了计划中的这部著作长久的和未完成的生命的一部分。就散发进行写作是一回事，要去实行则是另一回

[1] 该书中文简体本已由三联书店以《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出版。——编注

事。对自我发展进行探索可以一直进行到底；自我的未完成则是另一回事，而晚期风格就接近于此。

这是说萨义德本人没有一种晚期风格吗？他肯定具有他与晚期风格相联系的政治和道德，一种对于不和解之关系的真理的热爱，在这种意义上，他自己的著作加入到了他所论述过的那些文章、诗歌、小说、电影和歌剧的行列之中。但是，晚期并不是全部，不止是成熟，而萨义德在其他地方和其他人那里发现过同样的政治与道德，同样的激情；的确，它们是他自己早期的政治、道德和激情。正如他在另一种语境里说过的，晚期是“阐明和戏剧化（ME 21）”，对我们来说，这使它很难以我们的错觉去接近。在完全没有想到死亡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萨义德特别把这项任务看成是知识分子的任务——用这种观点来看，格伦·古尔德力图追问和更新音乐与表演的社交界的关系，这就是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我的理解是：尽管萨义德

XVIII 对晚期具有深厚的兴趣，以及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时间短促，但他并没有被一种晚期的理念所吸引，没有使自我分裂。他没有让“一种悲哀的人格”充满自己的晚期著作，他自己在本书里所说的话是就阿多诺对晚期的贝多芬的描述而言的。萨义德想继续进行自我发展，如果我们把一生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的话，那么当他于2003年9月在67岁去世之时，仍然处于中期，那是在他第一次诊断出白血病12年之后。我认为，就真正的晚期来说，说他到了晚期依然有点太早。

因而，这部论述晚期风格的著作尚未完成，但与此有关的资料却非常丰富。我们可以为本来会完成的著作而感到遗憾，在悲

哀之中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去想象萨义德如果再写下去应该会写下什么，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已经写下的东西感到不快。在以下的内容里，我对一些不同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然而，虽然我进行了删减和拼接，但我认为没有必要撰写概要或过渡的段落。所有的文字都是萨义德自己的。如我在前面提到的，“诺斯克利夫勋爵讲座”构成了本书第一、第二和第五章的基础，加上一篇选自发表在《伦敦图书评论》上的名为《晚期风格》的文章的一段总结。那篇文章包括了一些有关卡瓦菲的思想，提供了论述维斯康蒂^[1]的影片《豹》的所有早期文字，以及大量有关阿多诺的资料。这部著作现在恢复了相应的顺序。在第一章里，我也利用了萨义德在2000年12月在纽约对一群医生（包括他自己的医生在内）的谈话的介绍。分别论述莫扎特、热内和古尔德的第三、第四和第六章，都是作为单篇文章撰写的。第七章是我汇集的四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出自评论梅纳德·所罗门论述贝多芬的著作中的一些评论；一篇论述欧里庇得斯的创作的文章；出自《伦敦图书评论》的文章中有关卡瓦菲的资料；以及一篇论述布里顿的《魂断威尼斯》的文章。

这个序列把我们带回到了阿多诺，以及灾难性的艺术作品的 XIX 理念，那似乎是一个停止的恰当地方。但是，停止并不是终结，我们在此应当记住这一点，不仅因为萨义德本人没有完成这部著作，而且也因为风格对他来说还是一个什么风格不可能言说的问

[1] 维斯康蒂 (Luchino Visconti, 1906—1976)，意大利电影导演，代表作有《偷自行车的人》、《豹》、《情欲》等。——译注